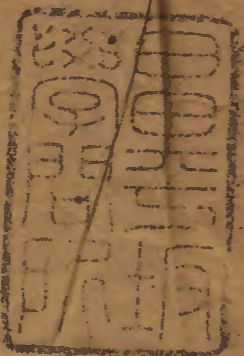


愛日精廬藏書志 三十



九二七	漢書門
二四七	
冊架函號類	

九二七	九二七一	漢書
冊架	冊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71
冊數	24 (14)
函號	297 90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

集部

淺草文庫

別集類

徐公文集三十卷

舊抄校宋本

宋東海徐鉉撰

後附行狀墓誌銘

李昉撰

李至等祭文挽

詞



胡克順進表曰臣克順言伏以德必有言見稱於君子文
之行遠用示於方來矧逢熙盛之期茂闡欽明之化臣克
順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本惟寒族偶襲緒風幼服
佩於義方長陶烝於孝治築室百堵介處於下鄉教子一
經敢墮於素業旌閭雖慙於往事賜書豈謝於古人家藏
稍多耳剽亦久竊見故散騎常侍徐鉉傑出江表夙負重

名逮事天朝薦升近列特受先皇之顧遇頗爲後進之宗
師文律高深學術精博辭惟尙要思在無邪克著一家之
言蓋處諸公之右淳化之歲被病考終生嗟伯道之孤沒
慮若敖之餒而臣頃在場屋獲造門牆情篤鄉閭禮鈞甥
姪永惟感舊適值送終臣家乃具扁舟載其靈柩直抵豫
章之郡卜葬西山之阿一掩佳城久荒宿草雖歲時靡輟
爲修黃石之祠而翰墨罕存難訪茂陵之札每思編輯尤
懼舛譌數年前故參知政事陳彭年因臣屢言成臣夙志
假以全本并茲冠篇乃募工人肇形鏤板竹簡更寫無媿
於前修綈几迴觀願留於睿覽伏望崇文廣武感天尊道
應真祐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陛下清衷軫念鴻霈延慈
稍迴虞舜之綸恩乙東方之牘淪恩至厚俾朽骨以重榮

皇範長新耀遺編而增煥豈惟疎賤獨荷照臨其新印徐
鉉文集兩部計六十卷其一十二冊謹隨表上進干冒宸
嚴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克順誠惶誠懼頓首頓
首謹言天禧元年十一月日三司戶部判官朝散大夫行
尚書都官員外郎上護軍臣胡克順上表

陳彭年序曰昔姬昌旣沒文不在於茲乎韓起有言禮盡
見於魯矣故尼丘降異以產民宗闕里垂言爲人極自
哲人一往作者多岐則有孟子制其橫流荀卿平其亂轍
戰國之際百氏沸騰羸秦之餘六經煨燼菁華欲竭俎豆
無歸故賈生談仁義於前楊子宗詩書於後魏晉名士咸
重元言梁隋諸公始興宮體茲風一扇踰數百年唐氏僞
又爲多比百王而雖盛文章所尙方三古而終殊於是韓

吏部獨正其非柳柳州輔成其事于齡旦暮斯豈誣哉俾
大道之將行故由天意幸斯文之未喪亦繫人謀其有道
冠人倫才爲世表令名不泯百代攸宗今復見之徐公矣
公諱鉉字鼎臣其先會稽人也鄰幾之姿生民之秀滄溟
沃日流作言泉建木干星植爲行囿英才茂德光暎於前
修懿範清規儀形於來者弄璋之始屬唐室之多虞佩觿
之初值揚都之建號公文辭濬發不類幼童識量淹通已
成大器彈冠入仕方居終賈之年佩玉登朝卽就嚴徐之
列滄江東內禪文物初興廊廟之珍獨當其任搢紳之望
無出其先漢之賢臣蔡邕歷三臺之選魏之俊士索靖馳
二妙之名若乃毛玠之公清汲黯之正直王倫之知禮張
華之博物鄭當時之下士山巨源之薦賢以公方之綽有

餘裕故得觀孔光之樹久奉樞機寓荀勗之池常參獻替
雖具瞻之重猶未正名而乃眷之殊已同彼相及樓船南
伐青蓋東來遂於艱虞之辰克盡始終之節夫章臺之壁
早屬秦求方城之材果爲晉用太祖讀豫州之檄不責其
非今上聽上林之文屢言其美由是甘泉柏殿重奉宸游
瑣闥貂冠更膺王獎天公慕義如見古人名德在時目爲
耆老李膺交友不異神仙許劭言談是名月旦雖來於江
左魯公於是贈詩寓彼漢中武侯以之之下拜無以踰也及
運逢消長道或盈虛辭通籍之簪纓陪外藩之樽俎語鬼
神之事歸宣室而未期留封禪之書卧茂陵而長往嗚呼
惟公稟中和之氣挺傑出之才風雨而不迷雪霜而不變
瞻其潔白如珪如璋聽其風聲如蘭如蕙自成人之始至

從心之年險阻艱難所經多矣功名富貴皆自致之至若
平仲事君一心無改展禽秉直三黜彌光百行立身世談
其盡善片言違道人知其不爲豈但王佐之才獲稱於士
季公卿之量見賞於林宗乎其有立言之旨學古之功究
乎天人窮乎性命文房逸勢楚國之三休筆陣雄風宋人
之九拒昔者洞簫之賦誦之者後宮劍閣之銘刊之者明
詔賈誼過秦之作史臣置於篇中王融曲水之辭鄰使求
於座上蔡中郎之所自許則有太丘之碑潘黃門之所用
工獨是荊州之誅公並窮其淵藪仍在上游掇其英華更
多餘力雖絲黃金石無以均其雅黼黻元黃不足方其麗
草太元之客徒欲載金述十意之人自將焚藁豈獨語其
篇什宜升洙泗之堂畫彼形容當在靈均之廟者哉矧復
六書之藝少而留心二篆之蹤老而盡妙研精不捨常惜
寸陰尺牘所傳有同珍寶聖上方欲恢千年之洪業蒼上
帝之耿光朝諸侯而東巡祀介丘而降禪若乃以秦丞相
之健筆兼漢郎將之雄文銘此成功垂之不朽求之輿議
公卽其人斯志未終大年行盡殲良之痛其可已乎公江
南文藁撰集未終一經亂離所存無幾公自勒成二十卷
及歸中國人直禁林制詔表章多不留草其餘存者子壻
尙書水部員外郎吳君淑編爲十卷通成三十卷所撰質
論稽神錄奉詔撰江南錄修許慎說文並別爲一家不列
於此彭年越在幼年卽承訓導通家之舊與文舉以攸同
入室之知方子淵而豈異感生平而永嘆報德無階痛音
問之長違殞身莫贖聊存摭實用以冠篇時淳化四年七

月序

徐公既沒門人等論次其文爲三十卷曩祕閣吳正儀今翰林穎川公並爲之序論之詳矣都官員外郎胡君克順通才博雅樂善好賢早遊騎省之門深蒙鄉里之眷寶茲遺集積有歲時鏤板流行庶傳悠久因以丞相趙郡文貞公鄧帥隴西公所作墓誌挽詠等列於左次用垂茂實俾題於後以記厥由大中祥符九年八月太常丞集賢校理晏殊序

騎省徐公文集三十卷天禧間尙書都官員外郎胡君克順編錄刊行且奉表上進章聖皇帝降詔獎諭參知政事陳公彭年爲之序引丞相晏元獻公復爲後序騎省在江南有重名仕天朝爲近侍以文翰忠直在當時諸公先既沒丞相趙郡李文正公實誌其墓所以稱述推尊之者甚至距今且二百年其英名偉節得以不泯而爲後學法者繁文集是賴年世遠兵火中厄鮮有存者偶得善本使公庫鏤版以傳紹興十九年十一月十日右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明州軍州事提舉學事賜紫金魚袋徐琛跋

周氏手跋曰嘉慶十三年以影宋鈔本校十六卷十七卷內缺兩半葉賴影宋本補全其餘訛脫亦多校補以是知名鈔之可寶僅下宋本一等耳香巖居士周仲漣錫瓚記

咸平集三十卷 抄本

宋京兆田錫著

前有墓誌銘

范仲淹撰

神道碑陰

司馬溫公撰

蘇軾奏議集序

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宋張詠撰

郭森卿序曰故禮部尚書忠定張公以直道事太宗眞宗雖不登相位而眷倚特隆天下誦其事業而鮮有知其文者今觀其文大抵脫去翰墨畦逕無屬辭綴文之迹而磊磊落落實大於四國國初踵五季文氣之陋柳仲塗穆伯長輩力爲古文以振之公初不聞切磨於此而當時老於文學者稱其秉筆爲文有三代風蓋其光明碩大之學尊王庇民之道英華發外而經奇典雅得於天韻之自然殆非言語文字之學所能到也崇陽本公遺民也後之君子欲誦其詩讀其書將於是乎取而無傳焉可乎森卿初至邑會舊尹三山陳侯樸授一編書乃公遺文欲刊之縣齋

而未果屬使成之讀其歌詩有古樂府風氣律句得唐人體若聲賦之作又其傑然雄偉者因揭以冠編首或者以小英歌等不類公作然其詞艷而不流政自不害爲宋廣平梅花賦耳語錄舊傳有三卷今採摭傳記僅爲一卷以附焉遺事所載未備輒以所聞增廣又於石刻中增收詩八篇好事者有爲公年譜亦加刪次別爲一卷尙論其世者宜有取爾舊本得之通城楊君津家凡十卷今爲十二卷其會粹訂證實屬之尉曹孫君惟寅而使學生存中參焉外有韓魏公所作神道碑內翰王公送公宰崇陽序李巽巖祠堂記項平庵北峯亭記此其人皆知公之深者爰並錄之覽者得其詳焉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

宋荆配舊抄本

宋王禹偁撰

沈虞卿序後附紙墨工價及校正監雕造
銜名八行卷十二至卷十六卷十八至卷二十四宋紹興
刊本餘俱舊抄本舊抄本板心有吾研齋補抄五字

自序 咸平三年

沈虞卿鏤板序 紹興丁卯

謝肇淛跋 萬曆庚戌

王黃州小畜外集殘本七卷 舊抄本

宋王禹偁撰

原三十卷今存卷七至卷十三凡七卷又

卷六末葉一葉

蘇頌序曰或謂言不若功功不若德是不然也夫見于行
事之謂德推以及物之謂功二者立矣非言無以述之無
述則後世不可見而君子之道幾乎熄矣是以紀事述志

必資于言較于事爲其實一也自昔能言之類世不之賢
若以德與功偕文備于道嘉謨說論見信于時主遺風餘
烈不泯于將來有若翰林學士尚書刑部郎中贈禮部
尚書鉅野王公者幾希矣公諱禹偁字元之生知好學九
歲能詩與郡從事故相畢文簡公爲唱酬之友及策名從
事中書令趙韓王薦其文章太宗皇帝旣已知名命召試
中書宸筆賜題詔臣寮和御製雪詩序卷篇稱善自大理
評事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衣犀帶以寵異之端拱二年
親試貢士俾公面賦長歌上覽而喜曰此不踰年月當遍
天下一日侍燕瓊林宣至膝前願謂宰相曰王某一朝名
士獨步當代異日垂名不朽矣公嘗謂遭知己之主非盡
言無以報稱故自登文館至涉禁林知無不爲入則以告

兩朝獻替一節始終由是聖君以忠亮報之士論以公卿屬之然而衿抱冲夷鋒氣高邁直躬行已不爲時屈上知其然使宰執喻旨或以容物而憤懣所激不能自己三坐在官皆以直道因作三都賦以見志有不屈于道百謫何虧之句此其見于行事之深切者也雍熙中林胡內侵邊警未艾公援漢文君單于事勸上內修德而外任人若勞民以事邊則寇在內而不在外矣于時京畿旱亢奏省乘輿服御暨紫雲工巧之技第減百官月俸願以已先稍贖尸素之罪章聖時應直言詔亦以通和好赦繼遷爲請復議減冗兵併冗吏以寬租賦親大臣遠小臣以重國體艱難選舉以清士流澄汰僧尼以除民蠹增州郡武備以防窺竊推天官洪範以弭災變皆切于時宜有裨朝論未幾

臨潢講和平夏封策息民罷兵省費除弊多公先識之所啟發此其推以及物之著明也前後三直西掖一入翰林辭誥深純得裁成制置之體冊命莊重兼典謨訓誥之文端拱箴切劇上躬待漏記規警時宰上三賢疏推原前代之失不異方今請東封賦前知盛德之事必行聖代論議書敘理極精微詩謏贊誦義專比興雖在燕閑或罹憂患凡有論撰未嘗空言此其紀事述志之尤最者也惟公道直行果旣如彼主知人望又如此若天假之年久于是位則經國致君之業必大施于當時豈待言而後顯惜乎壽不及知命官止于省郎卒不得究其懷蘊此所以發而爲文章著見于後者也公之亡也天子悼嘆賻家恤後恩踰常比嗣子加言擢祥符進士上以詞臣之裔特遷大理評

事以祿其親曾孫芬第皇祐甲科以免解法當降等仁宗
閱卷首見公名嘉其有後特賜元第未幾考課上猶記前
事命加秩一級今爲朝議大夫集賢校理諸王府翊善茲
以見文學行義足以垂裕後昆則夫臧孫不朽之言信于
是矣公之屬稿晚年手自編綴集爲三十卷命名小畜蓋
取易之懿文德而欲已之集大成也後集詩三卷奏議集
三卷承明集十卷五代史闕文一卷並行于世而遺編墜
簡尚多散落集賢君購尋哀類又得詩賦碑誌論議表著
凡三十卷目曰小畜外集因其名所以成先志也謂僕常
學舊史前言徃行多得其詳見諮序引久不獲辭竊謂文
章末流由唐季涉五代氣格摧弱倫于鄙俚國初屢有作
者留意變風而習尚難移未能復雅至公特起力振斯文
根源于六經枝派于百氏斥浮僞去陳言作而述之一變
于道後之秉筆之士學聖人之言由藩牆而踐突奧繫公
爲之司馬也集賢君力學名家克大門伐振其絕業傳于
無窮又足以繼紀事善述之美也不其躋歟

河南穆先生集三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宋穆修伯長著

世不知古文已獨爲之是儒之特立者也吾見三人矣董
生當秦滅學之後明孔氏之術道曾子之言其文甚近古
也雖同時若嚴助教臯謂應義理子長相如博辨無極亦
自爲其文而已未始識董生之用心由東京以後歷魏晉
五代而文益衰至唐昌黎公始知尊孔氏貴王賤伯大變
而古李翱皇甫湜從而和之然其後亦無傳焉唐衰更五

季其奩又甚至我朝乃或推孫丁楊劉爲文詞之雄是時
穆參軍伯長獨不以爲然實始爲古文在尹師魯蘇子美
歐陽永叔之先自爾以來學者益以光大非止求夫文之
近于古而已蓋異端旣闢則必以聖人爲師不專注疏則
必以經旨爲歸學均爲已一變至道邇其承傳爰有端緒
口口云銀闕闢書雋與有力焉愚嘗評穆參軍之復古以
爲不在董生昌黎之下永州之學教授宜春歐陽椿得參
軍之文于其從孫化州使君淮俾零陵鄉貢進士張淡吳
倫校之不鄙謂愚可紀歲月深惟會友輔仁之義有不得
而辭者輒書其後大不自量淳熙丁未孟秋旣望衡陽假
守臨江劉清之謹題

東觀集十卷 舊抄本

宋魏野仲先撰

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夫詩之作不與文偕大率情根
於意言發乎情點而化之流爲章句且綺靡者不以煙火
爲尚風雅者不以金石爲多但務其陳古刺今去邪守正
而已非所謂者雖懷質文之宏辨負博勝之逸才故未能
臻極于淵闕矣鉅鹿魏野字仲先甘棠東郭人也秉心孤
高植性冲淡視浮榮如脫屣輕寵利若鴻毛友義朋仁世
稀與比自卯及長善於詩筆每敘事感發見景立言非規
方體圓動能破的故人之羨惡物之形態時之興替事之
特變遇事激發則可千里之外而應之舊有草堂集行在
人間傳諸海外真可謂一代之名流詎俾乎逸才宏辨者
知也大中祥符中先皇帝展祀汾陰誕由分陝法輅所幸

博采隱淪是時首被溫詔遜避不起其介介也如此余與之交越三十年凡遇景遣興迭爲誦唱每箇遞往還則馳無遠邇天禧己未歲冬余尹正京洛許造公居豈謂未及其期而隨物化去天子聞之乃震悼制贈秘書省著作郎仍錫之賻幣蠲以公徭其光道也又如此今歲之春余忝綏益部載歷郃陰憩止之辰追訪郊墅噫巖亭索寞淒涼此時竹樹菁葱依稀舊日奈伊人之既往而流風之如有令息閑尤增素尚綽有父風能琴外亦酷於二雅出先君所著新舊詩四百篇除零落外以其國風教化諷刺歌頌比與緣情者混而編凡其詩之所觀者彙爲七卷求其序述欲使乎先君之道之行彬彬而不泯耳余既往知生不當推讓即陳梗概用布之於編首漢書班固引著作局

爲東觀因取諸贈典故命之曰鉅鹿東觀集時天聖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苑兵馬鈐轄薛田述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附遺文 元天歷刊本

宋范仲淹撰

蘇氏序後有天歷戊辰改元褒賢世家重

刻于家塾歲寒堂篆文木記

蘇軾序 元祐四年

俞翊跋 乾道丁亥

綦煥跋 淳熙丙午

河南先生文集二十七卷 抄本

宋尹洙撰

范仲淹序

鐔津文集二十二卷 明宏治刊本

宋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陳舜俞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

沙門如香引 宏治十二年

廣源軍刊後敘 宏治十二年

蘇魏公文集七十二卷 抄本

宋蘇頌撰

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群倫之情使千載之下
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
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爲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
篇之書敘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于
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楊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

之際爲最詳簡雅而宏深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其
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一歸于正使學者師用比
之六經則當時所謂儀秦犀首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
其門牆殆冠履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
文公倡之于前歐陽文忠公繼之于後至元豐元祐間斯
文幾于古而無遺恨矣蓋我宋極盛之時也于是大丞相
魏國蘇公出焉公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
用儒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
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於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
以名節始終其見于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
反覆而極于忠論民之利病則爰據該詳而本于恕有所
不言則已既言于上矣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

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歷占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此所以一語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革澆浮而已媮薄與軻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爲華夷魯衛錄書成序之以獻神宗讀之曰序卦文也今攷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矣公沒四十年公之子携始克輯公遺文得詩若干內外制若干表疏奏章誌銘雜說若干使藻與觀焉藻少習公文以不獲拜公爲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 識其端而歸其書蘇氏紹興九年三月十五日顯謨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序

古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附錄一卷

抄本

陳襄撰

唐史論文章謂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信哉斯言也雖然天之付與固無常分而君子小人之文則有辨矣君子之文務本淵源根底於道得仁義粹然一出於正其高者裨補造化黼黻大猷如星辰麗天而光彩下燭山川出雲而風雨時至英莖韶濩之諧神人菽粟布帛之濟人飢寒此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小人之文務末雕蟲篆刻絺章繪句以祈悅人之耳目其甚者朋姦飾僞中害善良如以丹青而被糞土以錦繡而覆陷穿羊質而虎皮鳳鳴而鷲翰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既自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而其餘緒發爲文章後世讀者想望而不可及此豈特其文之高哉人足仰也小人乃專

以利口巧言鼓簧當世既不足以取信于人而恃才傲物以致禍敗者多矣由是言之文以德爲主德以文爲輔德文兼備與夫無德而有文者此君子小人之辨也竊觀古靈陳公所著文章殆所謂有德之言而君子之文歟初公未仕刻意於學得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相與爲友以古道鳴於海隅人初驚笑其後相率信而從之四先生名動天下旣登第累官劇邑推其所學以治民利必興害必除聽訟決獄庭無留事所至修學校率邑之子弟身爲橫經講說士風翕然民俗丕變已而守列郡典大藩益推此而廣之治績尤著雖古循吏不能過也嘉祐中富鄭公入相首以文學政事薦公寔被知遇歷事三朝鬱爲名臣判郎曹則執法而不撓使北庭則守節而不屈任諫省則以忠

讜補主闕處臺端則以公正糾官邪位侍從則竭論思之忠侍經筵則盡勸講之益上爲人主之所欽嚮下爲士大夫之所宗師其功業行實光明如此而所爲文章溫厚深純根於義理精金美玉不假雕琢自可貴重太羹元酒不假滋味自有典則質榦立而枝葉不繁音韻古而節奏必簡非有德君子孰能與此故常評之其詩篇平淡如韋應物其文辭高古如韓退之其論事明白激切如陸贄其性理之學庶幾于思孟軻非近時區區綴集章句務爲應用之文者所能髣髴也嗣子紹夫哀集公文章得古律詩賦雜文凡三百六十餘篇冠以紹興手詔及熙寧經筵薦士章藁合爲二十有五卷而行狀誌銘附于其後集成來謁求爲之序綱告之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

言如古靈先生三者兼備又得詔書褒稱推賢揚善之美可謂盛矣若其平生行事則有行狀誌銘可老誦其詩讀其書者可以想見其人又何以序爲紹夫曰先公雖進不極任而蒙累朝之眷特深諫行言聽不爲無補於時今卽世踰五十年遭遇聖主因覽薦士章藁所以旌寵之者甚厚輒敢刊行遺文用圖不朽願丐一言以發明之綱義不得辭勉副其意因論君子小人之文所以不同者昔孔子告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夫儒之道通天地人使小人爲之則將有託儒以爲姦者而况於文乎經緯天地曰文雖周公之才之美謚不過文而小人假文以爲利則與夫儒以詩禮發冢者同科自古文士多陷浮薄而爲弄筆生無足怪也如公功業行實推賢揚善之美如此而

其文章渾全博雅又如此宜乎被累朝之眷遇膺聖主之褒崇士林尊仰推爲天下君子長者而不敢有異議也然則有餘力以學文者可不景慕而知所趣嚮哉公諱襄字述古官至樞密直學士尚書右司郎中累贈少師國史有傳云紹興五年閏月朔觀文殿大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一千四百戶李綱謹序

家君重刊先正密學遺文于贛之郡齋俾睚次第年譜以冠之庶幾平生遊宦歲月之先後與夫壯志晚節詩文之辭力曉然可見睚謹承命恭考三朝實錄暨文集行狀墓誌家譜諸書參校有可據者乃繫于厯歲之下云皇宋龍集辛巳紹興紀號之三十載十月朔旦六世姪孫將仕郎

睡謹拜手記

西溪文集十卷 抄本

宋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羣牧使兼判吏部流
內銓判尚書禮部長興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輕車都尉
賜紫金魚袋沈遵 遵字法御 文通撰 每卷末俱有從事
名同音
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兼監雕一條

錢塘韋先生文集十八卷 抄本

宋韋驥撰

原闕一二兩卷後附墓誌銘 陳師錫撰

先大父文藁二十卷家藏日久中以季父參議攜往別塾
最後二卷遺失不可復得能定大懼歲月寢遠復有亡逸
以隳先志謹命工鑿木於臨汀郡庠時乾道四年五月中
泮孫右奉直大夫知汀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使

能定謹題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十二卷 舊抄本 曝書亭藏書

宋馮山撰

原三十卷今佚十八卷卷首有竹垞印記

二馮先生文集序曰父子傳受古難其兼有關於前後莫
之嗣作者窮矣故父作子述中庸以侈周家之盛而唐史
臣傳李德裕亦首表而出之曰元和宰相吉甫之子夫君
臣之道胥貴於纘承者如此而况斯文乎韓昌黎一世儒
宗毫端所向變化莫測而得手應心之妙已不能授其子
他可知也司馬談之有遷劉向之有歆班彪之有固父子
相承照耀一世若可尚矣然三家之子類皆不善用其身
君子或嫌焉豈文章公器造物者靳之而不畀人以其全
耶獨吾宋三蘇先生之出掩千古而奪之氣其文辭渾浩

如長江大河沛然莫禦非斷港支流之可望而其名節峻
峙又如泰山喬岳巖巖層霄之間使人聳瞻而不敢議父
作子述之懿必如是而後可以無愧也彼三家者溟滓然
下風矣哉普慈馮公允南以文名于時其子解承之益大
以肆今觀其父子之作敷腴典重不費追琢自合法度非
有本者疇克爾里人周君銳關之契於心乃鑿諸木俾惠
固序其首辭不獲命則以其素所感者書焉嘉定乙亥中
秋日梧谿散人何惠固叔堅序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十六卷 舊抄本

宋龍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上柱國范陽郡開國侯食邑
二千八百戶賜紫金魚袋祖無擇撰 後附祖氏源流龍

學始末 無擇曾孫衍撰

文潞公文集四十卷 抄本

宋文彥博撰

呂柟重刊序 嘉靖五年

石林葉氏序畧

伊川擊壤集二十卷 元刊本 汲古閣藏書

宋伊川邵雍堯夫撰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
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
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
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
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
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

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戚也謂時則一時之
否泰也一身之休戚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
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干
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
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職于怨慙榮達則
專于淫佚身之休戚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
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
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
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
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邪二
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
稱善蹈者未始不爲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蹈水則水之
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內利而蹈水則敗壞之患立至于前
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
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傷則性亦從
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
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
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
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
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亦從而可知之矣子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
有萬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况觀物之樂復
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胷中則何
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爲能以物觀物而兩不

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
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乎人
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
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
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
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
曾何累于性情哉鐘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鐘鼓玉帛
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鐘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
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
而為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為善者少而害善者多造危
者眾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
曰伊川擊壤集時有宋治平丙午中秋日也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年譜一卷

明天順刊本

宋歐陽修撰

每卷末俱有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

定紹熙二年三月郡人謙益校正兩條

蘇軾居士集序

元祐六年

胡柯年譜跋

慶元二年

周必大後序

錢溥重刊序

天順壬午

彭勗重刊後序

天順辛巳

樂全先生文集四十卷

抄本

宋張方平撰

後附行狀

王鞏撰

蘇軾序

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

元天曆刊本

宋范純仁撰

樓鑰序 嘉定五年

范之柔跋 嘉定辛未

沈圻跋 嘉定壬申

廖視跋 同上

陳宗道跋 同上

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 宋刊本

宋王安石撰

廣陵先生文集四十二卷 舊抄本

宋王逢原令撰甥吳說編次

經進東坡文集事畧殘本二十九卷 宋刊本 季滄葦藏書

宋迪功郎新紹興府嵯縣主簿臣郎晁上進 晁當即注

陸宣公奏議者前有孝宗御製文集贊及贈太師制東坡詩文衣被天下然文集未有注者是書鈞稽事實考核歲月元元本本具有條理可與施元之王十朋詩注相頡頏原書卷數無考今存卷一至卷十一卷三十至卷四十又卷二十一至二十七每卷二字俱有補綴之迹細審板口似是五字所改或卷五十一至五十七歟季滄葦書目著錄注宋板不全此本每卷俱有滄葦印記知即季氏舊藏本也

山谷內集詩注二十卷外集詩注十七卷別集詩注二卷 舊抄本

宋天社任淵注外集青神史容注別集青神史季温注

六經所以載道而之後世而詩者止乎禮義道之所存也周詩三百五篇有其義而亡其辭者六篇而已大而天地

日星之變小而垂烏艸木之化嚴而君臣父子別而夫婦男女順而兄弟羣而朋友喜不至瀆怨不至亂諫不至訐怒不至絕此詩之大畧也古者登歌清廟會盟諸侯季子之所觀鄭人之所賦與夫士大夫交接之際未有舍此而能達者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蓋詩之用于世如此周衰官失學廢大雅不作久矣由漢以來詩道浸微陵夷至于晉宋齊梁之間哇淫止矣曹劉沈謝之詩非不工也如刻繒染穀可施之貴介公子而不可用之黎庶陶淵明韋蘇州之詩寂寞枯槁如叢蘭幽桂可宜于山林而不可置於朝廷之上李太白王摩詰之詩如亂雲敷空寒月照水雖千變萬化而及物之功亦少孟郊賈島之詩酸寒儉陋如蝮蠚蜺蛤一啖便了雖咀嚙終

口而不能飽人惟杜少陵之詩出入古今衣被天下藹然有忠義之氣後之作者未有加焉宋興二百年文章之盛追還三代而以詩名世者豫章黃庭堅魯直其後學黃而不至者後山陳師道無已二公之詩皆本于老杜而不爲者也其用事深密雜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說雋永鴻寶之書牢籠漁獵取諸左右後生晚學此秘未覩者往往苦其難知三江任君子淵博極群書尚友古人暇日遂以二家詩爲之注解且爲原本立意始末以曉學者非若世之箋訓但能標題出處而已也旣成以授僕欲以言冠其首予嘗患二家詩奧寄高遠讀之有不可曉者得君之解玩味累日如夢而寤如醉而醒如痿人之獲起也豈不快哉雖然論畫者可以形似而捧心者難言聞絃者可以數知而

至音者難說天下之理涉於刑名度數者可傳也其出於
刑名度數之表者不可得而傳也昔後山答秦少章云僕
之詩豫章之詩也然僕所聞于豫章願言其詳豫章不以
語僕僕亦不能爲足下道也嗚呼後山之言殆謂是耶今
子淵旣以所得于二公者筆之于書矣若乃精微要妙如
古所謂味外味者雖使黃陳復生不能以相授子淵尚得
而言乎學者宜自得之可也子淵名淵嘗以文藝類試有
司爲四川第一蓋今日之國士天下士也紹興鄱陽許尹
敘

書存于世唯六經諸子及遷固之史有註其下方者以其
古今之變詰訓之不相通也而今人之文今人乃隨而注
之則自蘇黃之詩始也詩動乎情發乎言而成乎音人爲
之人誦之宜無難知也而蘇黃二公乃以今人博古之書
譬楚大夫而居於齊應對唯諾無非齊言則楚人莫喻也
如將以齊言而喻楚人非其素嘗往來莊嶽之間其孰能
之山谷之詩與蘇同律而語尤雅健所援引者乃多於蘇
其詩集已有任淵史會更注之矣而公所自編謂之外集
者猶不易通史公儀甫遂繼而爲之注上自六經諸子歷
代之史下及釋老之藏稗官之錄語所關涉無不盡究子
官成都得于公之子叔廉而夜閱之其於山谷之詩旣悉
疏理無復凝結而古文舊事因公之注所發明者多矣夫
讀古人之書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固非區區采之簡冊而
後用之也而爲之注者乃卽羣書而究其所自來則注者
之功宜難於作而公以博洽之能乃隨作者爲之訓釋此

其追慕先輩加惠後學之意殆非世俗之所能識也昔白樂天作詩使媪讀之務令易知而楊子雲草太元其詞難深人不能通乃曰後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古之君子固有不徇世俗而自信於後世之知我者若公於山谷既以子雲而知子雲其爲之訓釋則又諄諄然爲人言之是亦樂天之志也公蜀青神人名容號薊室居士仕至太中大夫晚謝事著書不自休嘗爲補韻及三國地名皆極精密今年餘七十耳目清明齒髮不衰它口傳於世者又將不止於數書而已也嘉定元年戊辰十二月乙酉晉陵錢文子序

史容自序曰山谷自言欲倣莊周分其詩文爲內外篇意固有在非去此取彼今內集詩已有註而外集未也疑若有所去取焉者茲豈山谷之意哉秦少游與李德叟簡云黃魯直過此爲留兩日其弊帚焦尾兩編文章高古邈然有二漢之風今時交游中以文墨自業者未見其比又簡參寥云魯直近從此赴太和今得渠新詩一編高古絕妙吾屬未有其比僕頃不自揆妄欲與之後先而驅今乃知不及遠甚赴太和蓋元豐庚申歲而焦尾弊帚卽外集詩文也其爲時輩所推如此建炎間山谷之甥洪玉父爲胡少汲編豫章集獨取元祐入館後所作蓋必有謂未可據依此續注之所不得已也因以少游語冠於篇首其作詩歲月別行詮次有不可考者悉皆附見舊多舛誤畧加是正餘且從疑以俟博識

先大父薊室先生所註山谷外集詩脫葉之日永嘉白石

錢先生文季爲之序引錄木於眉蓋宣宗嘉定元年戊辰歲也是書已行於世其後大父優游林泉者近十年復參諸書爲之增註且細考山谷出處歲月別行詮次不復以舊集古律詩爲拘考訂之精十已七八其間不可盡知者附之本年蜀板已燬遺藁幸存今刻之閩憲治庶與學者共之并以大父實錄本傳附見淳祐庚戌嘉平且日孫朝請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季温百拜謹跋

張元楨序 宏治丙辰

楊廉後序 宏治己未

山谷黃先生大全詩註殘本六卷 宋刊本

宋天社任淵注原二十卷今存序目七卷及卷二至卷

七六卷舊抄本目錄宿舊彭澤懷陶令題下注云舊本自

此以上闕二板以後諸題例之前各題下皆當有注脚今

詢無此本姑列各題如右倘後得之當別補入云云與敏

所稱舊刻合蓋舊抄即從舊刻出也此本二頁宛在題下俱各有注可補舊

本之闕以是知以完善寶宋槧者猶未知宋槧者也

許尹敘

近世所編豫章集詩凡七百餘篇大抵山谷入館後所

作山谷嘗做莊子分其詩文爲內外篇此蓋內篇也晚年

精妙之極具於此矣然詮次不倫離合失當今以事繫年

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其不可考者即從舊次或以類相從

詩各有注離爲二字刪改卷云

後山先生集三十卷 明嘉靖刊本 何氏義門從舊抄本手校

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茶陵陳仁子同備編校 卷十三

送邢居實序脫後半章善序脫前半凡一頁卷二十光祿
曾公神道碑約脫二十行其脫一二行至十數行者不可
枚舉何氏義門從嘉靖以前舊抄本校補卷五卷六卷十
三十四卷三十後俱有題識

魏衍集記 政和五年

王雲序 政和丙申

任淵詩注序

王鴻儒重刊序 宏治十二年

何氏手跋曰此卷宏治間刻本送邢居實序脫後半章善
序脫前半凡二十行已丑七月得嘉靖以前舊抄對校因
爲補寫錢牧齋蓄書非得宋刻名抄則云無有真細心讀
書者之言如浙之某某輩徒取盈卷帙全不契勘雖可汗

牛馬其實謂之無一紙可也焯記

又曰康熙己丑秋日從吳興鬻書人購得舊抄後山集殘
本中闕三四五六凡四卷勘校一過改正脫誤處甚多庶
幾粗爲可讀而明人錯本誤人真有不刻之歎也焯
記

后山詩注十二卷 宋刊本

宋天社任淵注 闕卷一至卷三三卷抄補

詩無論拙惡忌矜持瞻彼日月不在情景八元彼黍離離
不分奇聞異事流盪自然要以暢極而止彼訐謨定命遠
猶辰告雖爲德人深致若論其感發濃至故不如昔我往
矣楊柳依依之句比之柔腸易斷復何以學問着力爲哉
詩至晚唐已厭至近年江湖又厭謂其和易如流殆於不

可莊語而學問爲無用也荆公妥帖排身時出經史然格體如一及黃太史矯然特出新意真欲盡用萬卷與李杜爭能於一辭一字之頃其極至寡情少思如法家者流余嘗謂晉人語言使壹用爲詩皆當掩出古今無它真故也世間用事之妙韓淮陰所謂是古兵法諸君未知之者豈可以馬尾而數蟲魚而注哉后山自謂黃出理實勝黃其陳言妙語乃可稱破萬卷者然外亦枯槁又如息夫人絕世一笑自難惟陳簡齋以后山體用后山望之蒼然而光景明麗肌骨勻稱陶公用兵得法外意以簡齋視陳黃節制亮無不及則后山比簡齋刻削尚似矜持未盡去也此詩之至也吾執鞭古人豈敢叛去獨爲簡齋放言或問宋詩簡齋至矣畢竟比坡公何如曰詩道如花論高品則色不如香論逼真則香不如色廬陵須溪劉辰翁序

淮海先生前集四十卷後集六卷

明初刊本

宋秦觀少游撰

寶晉英光集八卷

舊抄本

宋襄陽米芾元章著

予仕居潤餘十年會羽書交馳凡訪古曠奇皆日力所不暇僅能考海岳一遺址塹權爲園薦菊爲桐倚江爲堂礪石爲刻時一至其間倚徙縱目慨想摩挲而已夫自江而南名城輿都潤爲大六朝而下賢規雋轍潤爲古而又據景物之會窮心目之趣惟潤爲多人或咎予謂歷數千百載它豈無名人才士可以表著而獨惓惓於英光子每應之曰境無凡勝以會心爲悅人無今古以合蹟爲奇若杖

履無日涉之勞江山有天境之助風帆沙鳥晨雨夜虹凡是園之所包羅衆目之所覩記者莫不挾英秀露光彩雖微遺跡猶將強附而俎豆之而况我宋人物如南宮者耶夫既卜園觀則不可以不祠既歲祠則不可以不摭遺考文翰以備一堂之缺既竣摹球之事而攜放失恪編次爲是集以傳又次序之所當舉而必不可無者也則又奚疑或者無以答予按山林集舊一百卷今所會粹附益未十之一南渡而後文獻不足固無可議若曰南宮被天鑒流榮名其在兩朝元不顯以結字思陵翰墨志有日芾之詩文語無蹈襲出風煙之上覺其詞翰同有凌雲之氣噫噫此漢武帝所以知相如也冠於篇端庶幾覽者有以自得焉紹定壬辰歲上巳日鄂國岳珂序

倚松老人詩集三卷 舊抄本

宋饒節德操

每卷未有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重刊

一條

倚松老人饒德操名節江右臨川人與呂居仁等稱江西詩派名震一時後僭僕祝髮爲僧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俱嗣法於香巖智月按禪燈世譜智月嗣投子禺禺嗣圓照本皆雲門宗派惜未見其機緣語錄載在祖燈僅有此詩集三卷庶可以見其所蘊呂紫薇詩話云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殆不可及也歲甲申秋八月吳後學釋超峻謹識

長興集殘本十六卷 抄本

宋龍圖閣學士沈括存中著

原四十一卷今缺卷一至

十二卷二十九至末共缺二十五卷

雲巢編十卷 抄本

宋 太常寺奉禮郎審官西院主簿沈遼睿達著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七十卷 舊抄本

宋 晁補之撰

雞肋集左朝奉郎秘書省著作郎充秘閣校理國史編修官濟北晁補之无咎自名其所為詩文也夫物有質者必有文文者質之所以辨也古之立言者當之平居論說諷詠應物接事不能無言非虎豹犬羊之異也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可惜其雞肋乎故哀而藏之謂之雞肋集元祐九年二月旦日序

從兄无咎平日著述甚富元祐末在館閣時嘗自製其序宣和以前世莫敢傳今所得者古賦騷辭四十有三古律詩六百三十有三表啟雜文史評六百九十有三自指館舍逮今二十八年始得編次為七十卷刊于建陽紹興七年丁巳十一月旦日弟右朝奉郎權福建路轉運判官謙之謹題

具茨晁先生詩集一卷 明晁琛重刊宋本

宋 澶淵晁冲之叔用撰 卷末有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刊一條

子曩游都城於晁用道為同門生後三十六年識其子公武於涪陵又二年見之於武信愛其辨博英峙辭藻藹如也因與之善初不知其為用道子也一日來謁曰先公平生多所論著自丙午之亂埃滅散亡今所存者特歌詩二

百許篇涪陵太守孫仁宅既爲饒諸忠州鄂都觀皆然林水之間矣敢丐先生一言以發之子亟聞其語謝曰願聞先君之所以含咏而獨游者公武於是出其家譜諫乃知其先君名冲之字叔用世所謂具茨先生者也予於是聳然曰是必吾用道也耶第今字叔用爲小異耳已而追懷平昔周旋之舊蓋自京師之別絕不相聞今乃幸與其子游又獲觀其所論著爲之慨嘆者久之嗟乎予安得不爲吾用道一言哉方紹聖之初天下偉異豪爽絕特之士離讒放逐晁氏群從多在黨中叔用於是颺然遺形逝而去之宅幽阜廕茂林於具茨之下世之網羅不得而嬰也暨朝廷諸公謀欲起之廼復任心獨往高挹而不顧世之榮利不得而羈也至於疾革乃取平生所著書聚而焚之曰

是不足以成吾名世之言語文章不得而污也由是觀之叔用之所以傳於後世者果於詩乎顧其胷中必有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矣宋興五十載至咸平景德中儒學文章之盛不歸之平棘宋氏則屬之澶淵晁氏二氏者天下甲門也太子太傅文元公事章聖皇帝飛詞禁苑垂三十年當是時甄明舊儀緒正禮樂一時詔令皆出其手於是朝廷典章法度之事非六籍之英則三代之器也迨其子文莊公繼踐西省是時文元公方請老家居也宋宣獻以謂世掌書命者惟唐新昌楊氏及見其子而晁氏繼之至慶厯中遂參大政議論深博識者韙之然則叔用以文莊爲曾大父以文元公爲高祖其家世風流人物之美淵淳浚深蓄厚而發遠自王文獻李文正畢文簡趙文定四三

公富有百氏九流之書而晁氏尤瓌富閎溢所藏至二萬卷故其子孫焯掌廡志錯綜而藻績之皆以文學顯名當世子嘗從叔用商近朝人物嘉言善行朝章國典禮文損益靡不貫洽由叔用之學而達諸廊廟之上溫厚足以代言淵博足以顧問則以詩鳴者豈叔用之志也哉雖然叔用既以油然棲志於林澗曠遠之中遇事寫物形於興屬味其風規淵雅疎亮未嘗爲悽怨危憤激烈愁苦之音予於是見叔用於晦明消長用捨得失之際未嘗不安而樂之者也嗚呼所謂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非耶秦漢以來士有抱奇懷能留落不遇往往燥心汗筆有怨誹慄悞沈抑之思氣候急刻不能閑遠古之詞人皆是也太史公作賈誼傳蓋以屈原配之又裁錄其二賦焉至誼論三

代之陶世振俗固結天下之具與夫秦之所以暴興棘亡斬艾天下之術則遷有所不錄也何哉豈遷之意謂誼一不平於其中遂哀怨噎鬱泣涕以死借使文帝盡用其言則誼亦安能有所建立於天下乎惟深於道者遺於世而不怨發於詞而不怒君子是以知其必能有爲於世者也嗟乎吾於叔用豈直以詩人命之哉紹興十一年九月五日陵陽俞汝礪序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稿十卷 舊抄本

宋朱長文撰 姪孫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思

哀次 後附墓誌銘 張景修撰 墓表 米芾撰 及國史文苑傳卷七

華嚴經讚序一篇康熙時朱岳壽刊本闕

長文姪孫思序 紹興甲寅

龍雲先生文集三十二卷

明宏治刊本

宋安成劉荈偉明撰 闕卷一至六卷二十至二十六抄補

廬陵郡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爲本朝
儒宗繼之者龍雲劉公也公諱弇字偉明居安福縣之龍
雲鄉文忠薨於頴公方冠不及從之游然斯文未喪何害
爲韓門籍湜也先是汴京及麻沙刻公集二十五卷紹興
初予故人會昌尉羅良弼編求別本手自編纂增至三十
二卷凡六百三十餘篇嘉泰三年賢守豫章胡元衡平一
表鄭公之鄉里訪襄陽之耆舊欲廣其書激厲後學予亟
屬羅尉之子泌繕寫定本授侯刻之頃嘗與鄉人論公之
文如南郊颯氣格近先漢已爲泰陵簡擢詩書序記往往

祖述韓柳間或似之銘誌豐腴規摹文忠讀者可以自得
至於才學出處具載李彥弼誌銘羅氏跋語皆月旦評之
不可易者也四年六月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
公周必大序

劉璋序

宏治乙丑

文果何物耶大而天地山川細而草木鳥獸蟲魚靡不具
焉操觚弄翰抒思棲悽孰非從事於斯哉而蛩啾鷓聒過
耳輒息固無以議爲者若夫攬天地之秀族山川之英擷
草木之芳而極鳥獸蟲魚之情使日星不能輝鬼神不能
靈萬物不能榮者一何鮮耶龍雲先生其可謂間世而傑
出者矣先生自爲舉子時已卓詭不凡能藝出諸老先生
右甫壯首鄉薦擢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元符改元進

南郊大禮賦君相動色以爲相如子雲復出卽除秘書省
正字稍遷著作佐郎駸駸嚮用矣高麗傳誦其文力請于
朝將待以賓師之位而降年不永竟卒于官其平生所爲
文漫散莫考浦城所錄纔二十有五卷耳雄篇大冊尚多
不著良弼惜其流落冥搜博訪得彭德源曾如晦等手編
數十卷又得宏詞時議諸編於內相郭明叔家合而次之
得古律賦三宏詞四古詩一百四十律詩一百二十一絕
句一百一生辰詩一十一挽詩一十三總三百九十二首
印本止有三十九
首樂府六表一十七啟五十二六元點
今附書四十四序一十
四時議六策問四十五記十雜著五疏語十祭文一十一
碑誌一十二總六百三十一篇爲三十有二卷而先生之
文畧盡矣先生嘗語南豐文如白玉田種種渾璞如青翰

客而有秀舉如天驥踟影鯨理颯灑如喬松弄芝真率徑
盡如炙髀聯環而不窮也如疾蒐者之抱態脰而絕羶膾
也如鋸齒錯列初若齟齬而卒乎其相承也如荀生之辯
車軻叔向之別勞薪易牙之判淄澠而不可以非道入者
吾固謂先生之文如此先生諱奩字偉明吉之安成人所
居龍雲鄉故以龍雲名集紹興四年甲寅重陽日廬陵羅
良弼長卿書

姑溪居士文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 舊抄本

朱李之儀撰

李公端叔以詞翰著名元祐間余始得其尺牘頗愛其言
思清婉有晉宋人風味恨未覩他製也乾道丁亥假守當
塗因訪古來文士居此邦而卓然有聲於世者惟李太白

郭功甫與端叔三人郡舊有太白功父集而端叔獨闕然
求於其家而子孫往往散落無復遺稿間得之邦人類而
聚之命郡士戴翬訂正釐爲五十卷鈔板於學昔二蘇於
文章少許可尤稱重端叔殆與黃魯直晁无咎張文潛秦
少游輩頡頏於時今觀其文信可知已或謂端叔晚節銳
於進取有所附麗雖若可疑然范忠宣公遺奏極于鯁切
詆斥不顧一時用事者欲眞忠宣之子于理端叔慨然自
列謂實出其手旣而公所爲忠宣行狀復出由是得罪南
遷廢錮終身曾不少悔其勇於義若此詎可以微瑕掩之
哉余固愛其文又表其行誼之可嘉者併以詔於後云端
叔名之儀其先景城人旣謫而南始居姑溪自號姑溪居
士今以名其集天台吳芾序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四十卷

明正德刊本

李滄葦藏書

宋鄒浩撰

後附諫哲宗立劉后疏一篇爲續集同里陳

御史

察

泰興季御史

振宜

俱有印記

文章以氣爲主如山川之有煙雲草木之有英華非淵源
根柢所蓄深厚豈易致耶士之養氣剛大塞乎天壤忘利
害而外生死曾中超然則發爲文章自其習襟流出雖與
日月爭光可也孟軻以是著書屈原以是作離騷經與夫
小辨曲說絺章繪句以祈悅耳目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
唐韓愈文章號爲第一雖務去陳言不蹈襲以爲工要之
操履堅正以養氣爲之本在德宗朝奏疏論宮市貶山陽
令在憲宗朝上表論佛骨貶潮陽守進諫陳謀屢挫不屈
皇皇仁義至老不衰宜乎高文大筆佐佑六經粹然一出

於正使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也道鄉鄒公自其少時處
閭里遊庠序登仕途其節操風流已爲有識者之所推許
至元符間職在諫省適有椒房之事抗章陳列危言鯁論
聳動四方遠謫萬里及建中靖國間召還侍從又以直道
不容于朝再謫嶺表而氣不爲之少挫遇赦得歸作知恩
堂以居奉其母友其諸弟教訓其子姪欣然不知老之將
至所養如此故其文章高明閎達溫厚深醇追古作者有
黼黻之文有金石之聲有菽粟布帛之用信乎有德之必
有言也其子柄榘集公平生所爲文得古律詩賦表章四
六雜著傳記序述及紫微制草合爲四十卷將鏤板以傳
於世求序於剛義不得辭且爲之言曰國之治亂安危存
乎言而已矣方嘉祐治平間上之所以求言聽納者既盡

其道下之所以獻言開陳者又中於理上下交而志通宜
乎協氣嘉生薰爲太平而不可跂及也其後朝廷議變新
法言不便者接武竄逐朋黨之論浸興而士始以言爲諱
自紹聖元符以來遂無言者當時臺諫具員然類皆毛舉
細故以塞責甚者至於變亂白黑顛倒是非投時好以取
世資雖謂之無可也獨公奮不顧身犯顏逆鱗論國事之
大者於言路閉塞之時號鳳鳴朝陽然遷謫流離屢瀕於
死而任言責者益自懲艾不復激昂習熟見聞以緘默爲
當然至崇宣和間則又甚矣燕山之役國之大故莫重
於此臺諫熟視未嘗有一言及之馴至禍亂四海橫流使
公是時猶存居可言之地其肯保位愛身不一開口爲社
稷生靈之計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由是觀之

公之文章垂於後世誦而讀之者想望風采其仰慕爲何如哉紹興五年歲次乙卯三月二十一日觀文殿大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李剛謹序

北湖集五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吳則禮撰

溪堂集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謝逸撰

謝幼槃文集十卷

舊抄本

宋謝邁撰

苗昌言跋後列右從事郎軍事推官宋砥等

五人銜名六行淳熙二年十二月陽夏趙煜重修一條

臨川謝逸字無逸其文章學業爲縉紳推重以其所居溪堂稱之曰溪堂先生弟邁幼槃以字行兄弟以詩鳴江西

有文集合三十卷邦之學士欲刊之以貽永久積數年而未能也粵紹興辛未趙公朝議來守是邦暮年政成民服其教慨然思以儒雅飾更事命勒其書於學宮以稱邦人之美意昌言以鉛槧董茲職於是搜訪闕遺以相參訂晚得溪堂善本于前學正易歲又得幼槃善本於其子敏行歲知溪堂出處甚詳敏行逮事其父詩律有典型其編次是正可無恨矣刀筆之興士大夫翕然稱贊工未訖功而四方願致其集者日至以是知二公之名重當時欲見詩者惟恐後也聞之鄉老無逸之交游無非天下名士其後幼槃聲聞寢廣與之並驅而爭先旣沒之後爲之傳序爲之哀詞祭文者甚衆今未暇博詢而編錄也特取舍人呂公之書摹其眞蹟於後庶幾因呂公之文而不失二公文

行之實云壬申冬十一月辛卯朔建康苗昌言題
謝康樂詩規模宏遠爲一時之冠而元暉詩清新獨出又
自有過人者後之善言詩者於二公蓋未敢有所優劣也
本中竊以爲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此平等之論
也紹興三年秋自嶺外北還過臨川去幼槃之沒十八年
矣始盡得幼槃書於其子長訥所伏讀累日益知前語之
不謬雖然幼槃與其兄無逸修身厲行在崇寧大觀間不
爲世俗毫髮汙染固後進者之師也其文字之好蓋餘事
爾後之學者尊其行并學其文可也學其文不究其行則
非二子立言之本志九月二十日呂本中書

幼槃詩文不傳於世此本從內府借出時方沍寒京師備
書甚貴需銓旅邸資用不贍乃自爲鈔寫每清霜阿凍十
指如槌幾二十日始克竣帙藏之于家亦足詫一段奇事
也萬曆己酉十二月十四日辛酉晉安謝肇淛題

肇淛子杲跋

慶湖遺老詩集九卷拾遺一卷補遺一卷

舊抄本

宋曾鐸撰

卷九後附墓誌銘

程俱撰

元豐末年予始筮仕與方回俱在彭城爲同僚友自是一
別聲迹不相聞蓋三十年餘矣政和甲午秋八月予還自
京師過平江謁方回披腹道舊相視惘然如昨夢耳方回
之詩予見之舊矣復出鑑湖集示予其辭義清遠不見雕
繪之迹渾然天成殆非前日詩也方回自少有奇才其器
業足以自表於世意功名可必也逮今流落州郡不少振
豈詩真能窮人耶然方回詩益工名日益高其傳不朽矣

與世之酣豢富貴與草本同腐者豈可同日議哉以此易彼可以自釋也是年冬十有二月庚申延平楊時書

公娶濟良恪公之女公之子提幹君廩復娶良恪之孫實外姑之親姊故予獲識其子省幹君承祖者嘗從訪公遺文曰先祖昔寓毗陵中間擾攘凡所著文編悉爲敵人携去獨巾箱有別錄慶湖詩前集在固假傳寫正其字畫訛舛而疑者因之又從趙氏得公墓刻併書於卷末庶知公之出處本末云乾道丙戌歲仲夏望日邯鄲寇翼令威父記

賀公詩詞妙天下幼年每竊聞諸老稱其名章俊語今詞盛行於世詩則罕見余傳錄此編久矣意俟後集併爲錄木念未易得恐失因循迺以所積節儀折色等錢刻置郡齋頃爲德清令邑子以公留題左顧二絕相示嘗揭之亭上今附載於是紹熙壬子七月朔晉陵胡澄題

鑑湖遺老詩凡四百七十二篇其五字八句詩鍛煉出入古今爲集中第一其餘大抵名家作也余少讀唐實錄與會稽石刻見賀季真棄官本末方開元天寶之交天下號無事文學士見貴重季真出入禁省冠道山友儲副極當世華寵然一旦不顧去爲千秋觀道士使人望之超然如雲漢登秦望行剡川未嘗不悠然遐想也季真去後四百二十載建中辛巳歲始識其孫方回江湖上蓋鑑湖遺老也方回落落有才具觀其詩可以知其中間罷官錢塘及通守兩郡輒謝病去爲岳祠吏又一旦掛衣冠客吳下窮達雖不同其勇退樂閑故有鑑湖餘味然余謂方回之

爲人蓋有不可解者方回少時俠氣蓋一座馳馬走狗飲酒如長鯨然遇空無有時俛首北窓下作牛毛小楷雌黃不去手反如寒苦書生方回儀觀甚偉如羽人劍客然戲爲長短句皆雍容妙麗極幽閒思怨之情方回忼慨多感激其理財治劇之方亶亶有緒似非無意於世者然遇軒裳角逐之會常如怯夫處女余以謂不可解者此也余奇窮骯髒可憎方回多交遊乃獨以集副授余曰子好直美惡無溢言爲我詳而敘之此亦豈其不可解之一端耶政和三年癸巳歲十月朔信安程俱敘

廩伏讀前集序云自己卯歲嗣有所賦別爲後集所謂後集以經兵火散失不復得有近搜故藁所遺及於佛祠廟宇題詠洎碑刻鐫勒并士大夫親戚傳誦得其一二皆此集中無者故續書卷尾爲後集之補遺廩老矣不復得全其集後之子孫續有得者當綴其末

始予讀公墓誌謂有詩二十卷而所得前集財九卷竊疑其脫略以公自序如此且其孫所手抄遂信之竭來邵陽因命錢木旣而有于公家嘗傳卷之十者爲予校讐果少近體一卷缺古風一首絕句二十首又得之公子廩豫登補遺二十七篇并程公之序錄以見寄屬瓜代之日無幾不暇附益改作姑日日拾遺而亟刻之以全其集云紹熙癸丑三月五日澄書

眉山唐先生文集三十卷 舊抄本

宋眉山唐庚子西撰

鄭總序 宣和四年

庚弟庠序 宣和四年

呂榮義序 宣和四年

鄭康佐跋 紹興二十一年

庚子文若跋 紹興己卯

李忠愍集三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李若水撰 後附建炎贈官賜諡誥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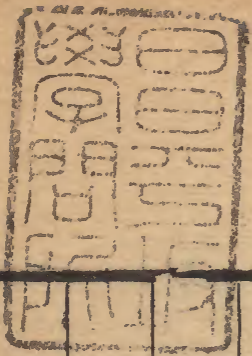
靖康禍變敵騎長驅四郊多壘猛不可當所在望風土崩
瓦解欽宗皇帝擢先公於庶官兩持使者節入尼雅滿軍
誓欲捐軀以濟艱難青城之死素定於胸中非一時不得
已而為之者於戲人誰不死先公之死酷矣頤已解舌已
斷猶奮罵噴血終至於身首異處當此之時天地為之變
色日月為之無光戰士為之嗟惋敵帥為之羞畏先公已

死適我大父母皆耆年故事迹中略其所以死重貽二老
人之深憂也獨祔歸費守樞為先公文集序今鋟木於蜀
中能不沒其實得以取信至乾道中諸父淪亡因於秘稿
中又得其遺事始盡事之本末淳懼歲月侵尋世不得而
知之他日當列諸朝祈補史之闕文先公雖死謂之不死
可也孤浚淳泣血書

傅忠肅公文集三卷 抄本

宋傅察撰 後附行狀 晁公休撰

周必大序曰二帝三王時人才多出於國子蓋其見聞積
習作成有素非如秀民必俟族黨州鄉賓興之然後用也
觀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及命契為司徒教民則敬敷五典在寬而已周官大



司樂以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祇庸孝友及司徒以三物教萬民則置禮樂於六德六行之後其視成材詳畧次第固有別矣夫子不云乎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學至於樂則義精仁熟和順于道德而性成焉故以之事親必孝事君必忠臨大節必不可奪文其餘力也晉唐以來各學與監置祭酒若司業皆冠以國子亦古之遺意歟本朝世臣巨室前後相望在仁宗時有若獻簡傅公諱堯俞未冠以進士起家平居號稱長者及事四朝屢厯言路忘身殉國有不可奪之節遭時遇主致位二府生都美譽沒保令名遂爲大家其從孫忠肅公諱察年十有八復踐世科宣和末以吏部郎假宗正廷勞金國賀正使行及境上會幽燕交兵或勸其歸公不可猝遇幹離不強公使拜公又不可竟握節死之詔贈徽猷閣待制乾道中追賜今謚其諸子皆以問學才猷翱翔仕塗至孫伯壽文采益高方以直煥章閣按刑畿部興念前烈旣編定獻簡公草堂集又哀公遺藁成三卷將傳布四方屬必大序其首惟公文務體要辭約而理盡甚類獻簡詩尤溫純該貫間次韻愈多而愈工惜乎享年纔三十有七名宦未達高文大冊無自而發其淵源則可考矣竊嘗論之獻簡幸生太平無事時止於正言不諱是以爲宋良臣公則不幸將命艱難之際仗節死難遂在忠臣之目要之忠孝大節易地則皆然特所遇不同耳故爲推本帝王之教以及本朝之盛使學士大夫知公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者如此

天保二年

愛日齋書志卷三十終

